

络爱情小说作品集



最后

一次亲密接触

蔡智恒

和

痞子蔡网络爱情小说作品集

最后 一次亲密接触

蔡智恒◎著

知識出版社

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经台湾红色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授权出版发行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登记号:图字:01-2000-1839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一次亲密接触/蔡智恒著. - 北京:知识出版社,2001.2
ISBN 7-5015-2709-1

I. 最… II. 蔡… III. 中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70730 号

责任编辑:谢刚

封面设计:张秀菊

版式设计:张勇

责任印制:张京华



知识出版社出版发行

(100037 北京阜成门北大街 17 号 电话:68343259)

河北省大厂回族自治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14 插页:2

字数:368 千字 印数:1-10000 册

定价:24.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痞子蔡档案

蔡智恒 网名:痞子蔡

1969 年台湾第一次贸易出超。

11 月 13 日,我来到了俗世红尘。12 月 12 日报户,以致旁人皆误会我为射手座。我喜欢这误会。没毕业,念了两次中班,在天主堂。所以我并不信天教。

1975—1981 年念布袋国小。

前三年成绩很差,曾被误认为是低能儿。1979 年第一次接触金庸小说《倚天屠龙记》,从此成为金庸迷。

1981—1984 年念布袋国中。

男女同校了三年,竟没有一个女孩子说她喜欢我。此为布袋国中七大奇案之一。1981 年第一次接触安达充的漫画,从此成为安达充迷。

1984—1987 年念台南一中。

在班级杯台球赛以两球之差,败于台球社社长之手,从此封拍。三年间不请假、不缺席、不迟到、不闹绯闻。

1987—1991 年念成大水利。

1987年在成功厅舞台上大跳脱衣舞,得到土风舞赛亚军。1990年职棒成立,味全是我的最爱,从此成为龙迷。

案党

1991—1993年念成大水利研究生。

第一次打垒球,创下九个守候位置皆曾先发的纪录,平均打击率超过五成。

1993—2000年念成大水利博士

1997年9月遇见轻舞飞扬,1998年3月写下了《第一次的亲密接触》。1999年8月《7—ELEVEN之恋》出版。1999年11月《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简体字版面世。

2000年9月取得博士学位。

2000年10月《雨衣》简体字版正式出版。

痞子蔡的网站:

<http://mail.isdn.com.tw/~john/jht.htm>

<http://i.am/jht>

目录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1
雨衣	127
记忆爱情	211
爱情头皮屑	285
4:55	306
洛神红茶	332
香水	355
阿妹	362
绿岛小夜曲	371
阿母,我满十八了	380
12 次的拒绝	383
小桃子的六年之约	385

第三者的悲歌	387
再见了我的爱	389
第一次去男友家	391
Beauty and Beast	393
To Be or Not To Be	395
孤寂是我的朋友	397
水中的孤坟	398
天蝎的原罪	401
无能为力	403
思念	404
远颿沧桑	406
心上之秋	407
应梦贤臣	408
围巾	409
亲密接触痞子蔡	431
7-ELEVEN之恋	440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plan

"如果我有一千万,我就能买一栋房子。

我有一千万吗? 没有。

所以我仍然没有房子。

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能飞。

我有翅膀吗? 没有。

所以我也没办法飞。

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

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焰。

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吗? 不行。

所以我并不爱你。”

跟她是在网络上认识的。

怎么开始的? 我也记不清楚了,好像是因为我的一个 plan 吧!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那个 plan 是这么写的：

“如果我有一千万，我就能买一栋房子。

我有一千万吗？没有。

所以我仍然没有房子。

如果我有翅膀，我就能飞。

我有翅膀吗？没有。

所以我也没办法飞。

如果把整个太平洋的水倒出，也浇不熄我对你爱情的火焰。

整个太平洋的水全部倒得出吗？不行。

所以我并不爱你。”

②

其实这只是我的职业病而已。

我是研究生，为了要撰写数值程式，

脑子里总是充满了各种逻辑。

当假设状况并不成立时，所得到的结论，便是狗屁。

就像去讨论太监比较容易生男或生女的问题一样，

都是没有意义的。

在 plan 里写这些不着边际阿里不达的东西，

足证我是个极度枯燥乏味的人，

事实上也是如此。

所以没有碰到任何妹妹，以致枕畔犹虚，倒也在情理之中。

而她，真是例外。她竟 mail 告诉我，我是个很有趣的人。

有趣？这种形容词怎么可能用在我身上？

就像用诚实来形容李登辉一样，都会让人笑掉大牙。

我想她如果不是智商很低,就是脑筋有问题。

看她的昵称,却又不像,她叫“轻舞飞扬”,

倒是个满诗意的名字。不过网络上的昵称总是虚虚实实,虚者实之,实者虚之,做不得准。

换言之,恐龙绝不会说她是恐龙,更不会说她住在侏罗纪公园里,

她总是会想尽办法去引诱你以及误导你。而优美的昵称,就是恐龙猎食像我这种纯情少男的最佳武器。

说到恐龙,又勾起了我的惨痛记忆。

我见过几个网友,结果是一只比一只凶恶,每次都让我落荒而逃,

我想我大概可以加入斯蒂芬·斯皮尔博格的制作班底,

去帮他做电影特效了。室友阿泰的经验和我一样,

如果以我和他所见到的恐龙为 X 坐标轴,

以受惊吓的程度为 Y 坐标轴,可以经由回归分析而得出一条线性方程式,

然后再对 X 取偏微分,对 Y 取不定积分,

就可得到“网上无美女”的定律。

因此,理论上而言,网络上充斥着各种恐龙,

所不同的只是到底她是肉食性还是草食性而已。

to be continued——

要介绍“轻舞飞扬”之前,得先提一提阿泰。

打从大学时代起,阿泰就是我的哥们儿,

不过我们的个性却是天南地北。

他长得又高又帅,最重要的是,他有张又甜又油的嘴巴,

我很怀疑有任何的雌性动物能不淹没在他那滔滔不绝的口水

第一次的亲密接触





之中。

我喜欢叫他“Lady Killer”，而且他还是职业的。

惨死在他手下的女孩，可谓不计其数，受害者遍及台湾全岛。

他在情场上百战百胜，但绝不收容战俘，

他说他已经达到情场上的最高境界，

即“万花丛中过，片叶不沾身”。

据说这比徐志摩的“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还要高级。

徐志摩还得挥一挥衣袖来甩掉黏上手的女孩子，

阿泰则连衣袖都没有了。

阿泰总是说我太老实了，是情场上的炮灰。

这也难怪，我既不高又不帅，鼻子上骑着一支高度近视的眼镜，

4

使我的眼睛看起来眯成一条线。

记得有次上流体力学课时，老师还突然把我叫起来，

因为他怀疑我在睡觉，而那时我正在专心听讲。

可能八字也有关系吧！从小到大，围绕在我身旁的，

不是像女人的男人，就是像男人的女人。

阿泰常说，男人有四种类型：

第一种叫“不劳而获”型，即不用去追女孩子，自然会被倒贴；

第二种叫“轻而易举”型，虽然得追女孩子，

但总能轻易捕获芳心；第三种叫“刻苦耐劳”型，

必须绞尽脑汁，用尽 36 计，才会有战利品；

而我是属于第四种叫“自求多福”型，

只能期待碰到眼睛被牛屎勾到的女孩子。

阿泰其实是很够朋友的，常常会将一些女孩子过户给我，

只可惜我太不争气，总是近“香”情怯。

不过这也不能怪我，只因为我多读了几本圣贤书，懂得礼义廉耻，而讲究礼义廉耻通常是追求女孩子的兵家大忌。

举例来说，我跟一个不算瘦的女孩去喝咖啡，我好心请她再叫些点心，她却说她怕会变胖，那我就会说你“已经来不及了”。

去年跟一个女孩子出去吃饭，她自夸朋友们都说她是“天使般的脸孔，魔鬼般的身材”，

我却很正经地告诉她，“你朋友说反了”。

幸好那时我们是吃快餐，

我只是被飞来的筷子击中胸前的膻中穴而已。

如果是吃牛排，我想大概会出人命了。

to be continued——

5

经过了那次死里逃生的经验，我开始领教到恐龙的凶残。

后来阿泰想出了一个逃生守则，

即日后跟任何女性网友单独见面时，要带个 call 机。

我们会互相支援，让 call 机适时响起，

若碰到肉食性恐龙，就说“宿舍失火了”；

若是草食性恐龙，则说“宿舍遭小偷了”。

于是阿泰的房间发生了四次火警，六次遭窃。

我比较幸运，只被偷过五次。

所以在见到“轻舞飞扬”之前，

我的心脏其实已经被锻炼得很坚强，

即使再碰到恐龙，我的心跳仍能维持每分钟 72 下。

阿泰曾经提醒我，她如果不是长头发，就会是花痴，





因为女孩子在跳舞时只有两个地方会飞扬：头发和裙子。

头发飞扬当然很美；

但若裙子飞扬，则表示她有相当程度的性暗示。

不过我一直认为她与众不同，当然我的意思不是指她特别大。

书上说天蝎座的人都会有很敏锐的直觉，

因此我很相信自己的第六感。

至于阿泰，他虽然能够一眼看出女孩子的胸围，

并判断出到底是 A 罩杯还是 B 罩杯；

或在数天内让女孩子在床上躺平，

但他却未必能真正地了解一个女孩子。

阿泰常引述莎士比亚的名言：“女人是被爱的，不是被了解的”，

来证明了解女人不是笑傲情场的条件。

6

事实上，这句话真的有道理。

记得我以前曾经一男四女住过，真是苦不堪言。

生活上的一切细节，都得帮她们打点，

因为女生只知道风花雪月，未必知道柴米油盐。

为了保护她们的贞操，我每天还得晚点名，

我若有不轨的举动，别人会笑我监守自盗；

我若守之以礼，别人就叫我柳下惠，

或者递给我一张泌尿科医师的名片。

夏天晚上她们洗完澡后，我都得天人交战一番，

可谓看得到吃不到。

跟她们住了两年，我只领悟到一个道理，

即是再怎么纯洁可爱温柔天真大方端庄小鸟依人的女孩子，

她们卷起裤管数腿毛的姿势都一样。

而且她们都同样会叫我从厕所的门缝下面塞卫生纸进去。

to be continued——

轻舞飞扬

“我轻轻地舞着，在拥挤的人群之中。
你投射过来异样的眼神。
诧异也好，欣赏也罢。
并不曾使我的舞步凌乱。
因为令我飞扬的，不是你注视的目光。
而是我年轻的心。”

7

该让“轻舞飞扬”出场了。
自从她头壳坏掉 mail 给我并说我很有趣后，
我就常希望能在线上碰到她。
不过很可惜，我们总是擦肩而过，所以我也只能回 mail 告诉她，
为了证明她有先见之明，我会努力训练自己成为一个有趣的人。
因此我寄 mail 给她，她回 mail 给我，
我又回她回给我的 mail，她再回我回她回给我的 mail，
于是应了那句俗话：“冤冤相报何时了”。
虽然说冤家宜解不宜结，不过我和她的冤仇却是愈结愈深。
其实最让我对她感到兴趣的，也是她的 plan：





“我轻轻地舞着，在拥挤的人群之中。

你投射过来异样的眼神。

诧异也好，欣赏也罢。

并不曾使我的舞步凌乱。

因为令我飞扬的，不是你注视的目光。

而是我年轻的心。”

我实在无法将这样的女子与恐龙联想在一起。

但如果她真是恐龙，我倒宁愿让这只恐龙饱餐一顿，

正所谓恐龙嘴下死，作鬼也风流。

阿泰好像看出了我的异样，不断地劝我，网络的感情玩玩就好，

千万别当真，毕竟虚幻的东西是见不得阳光的。

就让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

网上的归网上，现实的归现实。

因为躲在任何一个英文 ID 背后的人，

先别论个性好坏或外表美丑，

连是男是女都不知道，如此又能产生什么狗屁爱情？

这不能怪阿泰的薄情与偏激，

自从他在 20 岁那年被他的女友 fire 后，他便开始游戏花丛。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

他被蛇咬了以后，却从此学会了剥蛇皮，并喜欢吃蛇肉羹。

而且他遇见的女性网友，倒也不乏一些只寻找短暂刺激之辈，有时第一次见面就会问他：“君欲上床乎？”。

因为子曰：“美女难找，有身材就好”，所以除了恐龙外，

他通常会回答：“但凭卿之所好，小生岂敢推辞？”。

然后她们会问：“Your place or my place?”

他则爽快地说：“要杀要剐，悉听尊便。”

重点是跟谁做，而不是在哪儿做。”

阿泰真狠，连这样也要之乎者也一番，更狠的是，他通常带她们回到家里，而把我赶出去流落街头。

在一个苦思程式的深夜里，
研究室外的那只野猫又发出断断续续的叫春声，
三长一短，表示大约是三点一刻。

上网来晃一晃，通常这时候网上人最少，
而且以无聊和性饥渴的人居多，若能碰上一两个变态的女孩，
望梅止渴一番，倒也是件趣事。

阿泰说女孩子的心防愈到深夜愈松懈，
愈容易让你轻松挥出安打。

安打？是这样的，我们常以棒球比赛来形容跟女孩间的进展。9
一垒表示牵手搭肩；二垒表示亲吻拥抱；三垒则是爱抚触摸；
本垒就是已经※&@☆了

（基于网络青少年性侵害防治法规定，
此段文字必须以马赛克处理）。

阿泰当然是那种常常击出全垒打的人，
而我则是有名的被三击出局王，
到现在还不知道一垒垒包是方还是扁。如果是被时速 140 公里以上的快速球三击出局那也就罢了，
我竟然连 120 公里的慢速直球也会挥棒落空，真是死不瞑目。

to be continued——

PC 刚好在此时传出了当当的声响，太好了！鱼儿上钩了。
不知道是那个痴情怨女从一大堆饥渴的雄性野兽中，





没有天理地选择了我为送 Message 的对象，
我也不知不觉地流下了欣慰的口水。
按照惯例，先双手合十虔诚地向上帝祈祷，
求他赐给我一个寂寞难耐的绝色美女。
然后用没擦过屁股的左手按了下键盘，出现的是：
“痞子…这么晚了还没睡？”
哇…不会吧！？竟然是“轻舞飞扬”！
这个不知是头发飞扬还是裙子飞扬的女孩。

赶紧将快滴下的口水吸住，做了几下深呼吸。
阿泰此时不知道又在那个无知少女的床上，
这么重要的关头，只有我在孤军奋战。
早知如此，今晚就叫他吃素，别杀生了。
怎么办？凭我三脚猫的幽默感和略显痴呆的谈吐，
怎么能吸引她呢？

10

“痞子…我心情不好睡不着…你也是吗？”
horse's! 都怪阿泰不好，干嘛没事叫我取什么“痞子蔡”的昵称，
还说什么这样叫做“置之死地而后生”，
反而会达到吸引纯情少女的反效果。
我以前的昵称，诸如：“爱你一万年”、“深情的 Jack”
“浪漫是我的绰号”、“敢笑杨过不痴情”、
“你敢 jump 我就 jump”…不也性格得一塌糊涂？
如今竟让她叫我痞子，真是情何以堪啊！
“我心情也不好…让我们负负得正吧！”
好不容易挤出了这么一句，却也已冒出了一身冷汗。
其实我心情也不见得不好，只是顺着她的话头讲，